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I



少女们

孟戴朗 著 吕永真译

漓江出版社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少女们

孟戴朗 著 吕永真译

· 漓江出版社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少女们

〔法〕孟戴朗 著

吕永真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600 册

ISBN 7-5407-0357-1/I · 269

定价: 3.10 元

• 译本序 •

一部新颖独特，耐人寻味的小说

吕永真

孟戴朗是法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大家，产生过很大影响，而这个名字在我国读者中间却相当陌生，鲜为人知。他的小说大都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事，既没有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也没有曲折离奇的人世纠纷，情节平淡，不事铺张，语言明净，不加雕琢，着力挖掘的是内心世界，透视人们的灵魂天性，描绘感情海洋的风浪波涛，于平淡中蕴深沉，朴实中现异彩，另有一种隽永动人的感染力。这种风格在《少女们》这部小说中充分显示了出来。

《少女们》写的是几个少女与年轻作家科斯塔尔

的爱情关系。爱情，这个文学艺术永恒的题材，“与天地兮并存，长无绝兮终古”，然而要写出一部动人心魄的传世佳作，非有不同凡响的风格与震撼心灵的情韵才能成功。《少女们》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作品。

书中最为精彩动人的是安德蕾·阿格博这个痴情女子的形象。安德蕾是个外省的平民女子，聪慧机敏，有才学，有头脑，浸淫文学之中，培养了高雅的情趣。她不甘心做庸庸碌碌的家庭妇女，希望嫁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参与他的事业。读了年轻作家科斯塔尔的作品，她认为发现了自己理想的爱人，倾心相予，到作品开始时的一九二六年，苦恋科斯塔尔已经四年之久，坚持不懈地给他写信，倾诉衷情。读科斯塔尔的作品，给他写信，盼着回信，渴望与他相会，四年来，念兹在兹，坐想行思，青春就这样悄悄地流逝了。

科斯塔尔欣赏安德蕾的才智，但她缺少女性的魅力，因而他毫未动情，与她的交往不过是一种充满同情的友谊。经过四年的相思，梦想，吐诉，期待，安德蕾马上就要三十岁了，到了人生的一个关口。她难以再痴痴地空等，无法再满足于空灵的友情。她强烈渴望爱情的幸福，家庭的欢乐，欲望的满足，于是直率地向科斯塔尔吐露了与他同居一段时期这炽烈而痛苦的心愿，不料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干脆明确的拒绝。然而她心犹未死，痴情不减，还

是顽固地追求着，苦苦地等待着。“人生自是有情痴”，而情之痴迷，一至于斯，令人不禁为之叹息。

安德蕾的爱情追求，终归破灭，以悲剧结束。不过，这不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受恶势力逼迫而生离死别的那种常见的爱情悲剧。她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这正是《少女们》不同凡响之处。安德蕾的悲剧可以说是一种“心灵悲剧”，“性格悲剧”，其根源既与社会有关，而更为主要的则存在于自身，存在于她的性格和追求。

她，没有地位，没有财产，却想跳出圣雷奥那尔那个闭塞沉闷的小镇，在巴黎找个可意的丈夫，过优雅的生活。在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二、三十年代，是注定要失败的，除非出现意想不到的偶然机缘。而且，她爱上的是个重色的有名作家。这种追求实在是过高，过于不现实了，怎么能实现呢？对此，她虽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但痴心使她沉迷于梦想，看不清社会现实与自身状况，陷入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感情，这冷酷无情的矛盾的罗网。更为可悲的是，她始终认为科斯塔尔有意于她，这种念头象鬼魂附身，死缠着她，在科斯塔尔一而再地表明对她没有爱情后，仍然固执地认为他说的不是真情，费尽心机地希望打动对方。遭到失望的打击后，她在五月四日的信中，怨恨与欲火，悲哀与渴望，责骂与哀求，种种矛盾的感情激流，倾泻笔下，千回百转，如泣如诉，情

之痴者，无过于此了。

安德蕾·阿格博是个单相思的情痴典型。凡心头有过可望而不可即的心上人的男男女女，都会产生过类似的感情、幻想与心理，但谁又会痴迷到她那种地步呢？她对爱情的渴望令人同情，但她脱离实际的追求却令人惋惜与焦急，我们多么想朝她喊一声：“醒来吧！”可是象她这样的痴心人是很难醒来的。她的爱情发人深思，尤其是对正在追求爱情的少男少女，大男大女们。读者掩卷后，都会为之怅然，沉思其中因缘的底蕴的。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了《少女们》后对友人说：“读读这本书吧。我觉得这是对年轻姑娘最严峻最真实的描写。在这方面，三十年来我还没有读过更好的作品。”也许正是安德蕾的痴情打动了他吧。

《少女们》的男主人公科斯塔尔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他迷恋美色，玩弄妇女，以自己的名声、金钱与魅力去引诱年轻女子，用少女们悲酸的泪水浇灌自己的情欲，有多少女子成为他的牺牲品啊！他卑鄙的劣迹着实令人憎恶。然而，他的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他是一个认真的作家，把文学创作视为生命的寄托。作为作家，他极有理智，感觉敏锐，对社会和人生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富于同情心，厌恶上流社会的奢侈侈靡，虚伪做作。在孟戴朗笔下，这两个截然对立的方面，如此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毫不给人以生拼硬凑，牵强臆造之

感。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形象，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形象。若拿我们以往的批评标准与审美原则来衡量，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过去，我们机械地认为，一个人，好便是十全十美，没有私欲，完美无瑕；坏就是绝对地坏，毫无人性，禽兽不如；一人身上善恶了了分明，冰炭不容。这样以抽象的概念来区分与鉴定人，来塑造文学形象，未免过于简单机械，失之于形而上学，脱离了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灵，绝不是一个清一色的平面，而是有多个方面，多重色彩，变化不居的立体，世界观、政治立场、道德观念、人生理想、个性气质、生活情趣等许许多多因素融汇在一起。声音的七个基本音级的不同组合，产生了无数乐曲。同样，上述种种因素的不同组合，也产生了古往今来无数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道理就在于此。

不仅如此，象万物均由内在矛盾构成一样，人的心灵也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方面，美德与邪癖，崇高思想与卑下欲念，纯真感情与丑恶心理，奋发进取与因循守旧，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与邪恶，在心灵中冲突着，搏斗着。崇高善良的人就在于能战胜心中的邪恶。这种斗争无休无息，永无止境。一个人品德无论多么纯洁，若在外界邪恶力量（如金钱）引诱下，一时把持不住，也会失足，酿成千古恨事。

科斯塔尔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但如何从整体上评价他，我们与作者存在着分歧。从我们的道德观念来看，这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应该完全否定。在小说中，作家突出与渲染的是他好的一面，对其劣行恶迹几乎没有表现出愤恨与谴责的情绪。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孟戴朗本人的道德标准和西方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的风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对男女关系的社会心理。

可以说，科斯塔尔有着某种代表性。在西方社会，资产阶级圈子中的不少人生活放荡，偷情私通成为时尚。这种腐朽风气象病菌一样，甚至在普通民众中传染开来，虽卓越的文学家犹不免沾染。这在法国由来已久，十九世纪已屡见不鲜，象雨果这样令人崇敬的伟大作家也曾有几个情人，便是一例。那些国家中，人们把男女婚前同居或婚外恋，仅看作是个人的私生活，只要双方自愿，算不上什么严重的事情。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违反道德的腐败风气，应当受到我们的批判与抵制。当然，也不能拿我们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与评价西方的人士和作品。

《少女们》有三章专门谈论爱情、婚姻、家庭。这种抽象议论虽与作品主题一致，是不是赘笔，有待评论家研究。对作品中提出的见解，在这里不能避而不谈。

科斯塔尔是利己主义者，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束缚他的行动，进而否定了爱情和以配偶关系为基础的婚姻与家庭。他认为：

“被女人爱上的男人是个囚徒”，“男女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人类大部分坏事”，“一桩桩家庭案件莫不起因于配偶关系”。这可真够大胆奇特的，即使在三十年代的法国，也被不少人认为是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

婚姻与家庭，是人的终身大事，影响到整个一生（在童少年时代则受父母的婚姻关系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本身便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自非本文所能论述。我只想指出，孟戴朗通过小说提出的上述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附带说一句，孟戴朗本人终身没有结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之不存，社会机体焉能生存？不过，婚姻制度，家庭关系与其社会职能不是僵硬不变的，他们也必然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虽则一般十分缓慢，但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其变化却非常明显，如我国解放后的婚姻制度。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家庭观念，家庭形式及家庭社会职能方面也发生着变化。孟戴朗敏锐地看到当时在婚姻与家庭方面存在的弊病与不合理现象及由此造成的不幸，尤其对妇女是如此，于是否定配偶关系与家庭。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这种观点在几十年后竟得到部分应验，可谓不幸而言中。今天的西方社会，

男女同居而不结婚，同甘而不共苦的松散家庭，随处可见。由此看来，作品中的观念从根本上说来是片面的，错误的，但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却不无现实因素。

《少女们》是部只有十多万字的小说，却有着丰富的内容与深沉的意蕴，独特新颖，耐人寻味，而不仅是上面谈论的几点。这本作品的形式就相当古怪。信件，日记，论文，对人物与故事的描述，甚至征婚启事，纷然杂陈，好象是个大杂烩，但杂而有序，有机地融合一起，别具一格。这种手法，很值得研究。

在这本小说中，安德蕾的爱情悲剧虽已注定，但与科斯塔尔的纠葛并未终结；索朗日·丹蒂洛的形象还不清晰完满，与科斯塔尔的关系还仅仅是开始。孟戴朗在以后几年继续就这一题材写出了《对女人的怜悯》、《善良的恶魔》、《麻疯女》，构成了以《少女们》为总称的四部曲，在法国引起轰动，评论蜂起，并且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

作者说明

作者此处谨告读者，他有意刻画了科斯塔尔这个令人不安的，有时甚至是可憎的人物。请勿将此人的言论和行动加之于塑造他的作家身上，虽然这样做不无道理。

作者曾使奥利尼中尉成为《沙玫瑰》^①的中心人物。这个人具有极其高尚的品德：热爱祖国，心地仁慈，憎恶暴力，酷爱正义，由于目睹不公正现象而痛苦（痛苦到为之生病的程度）、敏感和几乎过度的认真，对人类的同情心，处处为照顾他人而使自己作难并竭力不损害别人，这些简直已成为其癖好，等等。

这个人物与本书的科斯塔尔同样是中心人物，在一部近六百页的作品中占据了主要部分。不少情

① 孟戴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

节使他给人以“自传”的表面现象，某些人也想从科斯塔尔身上找出这种现象。

人们可以想想，批评界和公众在阅读《沙玫瑰》时，是否会将那众多的美德加之于作者，犹如在读完《少女们》之后将同样多的恶行归于他一样。

亨利·孟戴朗

一九三六年

目 次

• 译本序 •

一部新颖独特、耐人寻味的小说 吕永真

少女们 吕永真 译 (1)

作者简介 (249)

黛埃丝·潘特万小姐〔于茅利埃纳山谷，
经阿芙朗什(芒什)〕

致

彼埃尔·科斯塔尔先生(巴黎亨利·马丁
大街)

一九二六年九月廿六日

愿吾主耶稣基督保佑

亲爱的先生，感谢您从来不给我回信。也许我不配给您写这些信。三年内去了三次信，竟渺无回音！然而现在到了我向您讲述我秘密的时候了。

从我第一次看见您的书，便爱上了您。从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我的感情便苏醒了。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这三个月中，我每天给您写信，但并没有寄出，我仅仅发走了一封，您没有回信。然而，在凝视您的照片时，您的眼神和整个面容向我透露出我幸福的命运：您并不爱我，是这样的，不过您已经在思想中为我让出一个位置。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圣母节，我去信向

您致意。不多几天之后，从您那同一张照片的面孔上，隐约显露出某种反应，表明信已到达您那里。

第三次，就是在今年四月十一日，我又给您写信。不过，我担心若说得过于大胆，会引起您的不快，因而去信的措辞无疑不能使您明白我的感情。我不敢向您吐露我的爱情，为此而痛苦得要死。

我于是给您写了一封六页的长信，吐诉心曲，从玫瑰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开始，到无玷胎瞻礼的前夜写完，但又没有把信付邮。

我想念您，我感到痛苦，必须向您说出一切；我爱您。我丝毫不想使您不快。

我多么痛苦啊！您认识我之后，就明白了。我不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女子。离您那么远，我简直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无能为力。我哀叹，祈求，沉思，而这种内心生活就是我全部的生命。我干吗要吐露我内心的东西，既然不能献给我为他而生的男人？因为上帝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了男人，又为男人而创造了女人。噢！您能为我做多少事啊！让我活下去吧，我的朋友，直到抵达了你身边时，我才算活着。我只需要被人爱，我觉得我能够付出如此多的爱情。

我爱您，而且知道，对您这样说是在实现上帝的意志。我的朋友，难道您没有梦想过我们的爱情在永恒中将会是怎样的吗？

不久便是十月了……田野中只剩下最后的花

朵。我希望它们不要无谓地枯死。我划十字后摘下它们，以您和我的名义在两只死去两年的孪生小猫的坟墓上放上四株。我寄给您三株，留下三株，放在圣心小雕像下面。

这次，我请您回信，好让我尽情倾诉我的柔情，如果您和我心心相印，那便让我体味我的幸福。

我的朋友，上帝的王国需要重建，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您想进入这个王国，以及我的心灵的王国，请让我明白您的心意。

我吻您的笔。我将名字书写为

玛丽·芭拉蒂

因为“黛埃丝·潘特万”已不复存在。

（请勿在信封上书写尊名）

（这封信一直未得到答复）